

# 一位筆譯員的培養：初步的問題\*

艾斯卡雷拉\*\*

## 一、序言

正確理解與表達是所有文學的兩個要點，但正確表達別人的理解是凡人所能做的最大努力與盡善盡美。創新精神是一種罕見的精神，但其模仿者也是一種崇高的精神。

如今，對翻譯的需求非常多樣化，達到了很大的廣度。一是翻譯的問題，二是翻譯的語言。它不斷地在增加，使得我們脫離了它的歷史淵源，即聖經文本和偉大經典著作的翻譯。目前，沒有人希望看到一個譯者，坐在堆滿了字典的辦公桌前進行翻譯。一邊翻譯一邊查字典，手寫，然後用打字機謄清。今天，客戶通過電子郵件發送文件，要求以一定的格式翻譯、修改和編輯等。最後，以電子方式傳送。

我們生活在這樣的一個時代中，我們可以與世界各地的人做生意。某個特定的品牌可在隨處開商店，甚至在更遙遠的國家。公共汽車上，坐在我們身邊的人可能是一個我們從來沒有聽說過的國家的人。一個產品可以是在葡萄牙製造，但在中國銷售，但在這個世界裏尚存在著一個巨大障礙：語言。

這種新形勢下，已經引起了一場熱烈的討論。論題是“翻譯”一詞如何適應新的要求和新的專業情況。已經提出了一些修訂建議。在對培訓翻譯的機構進行調查後，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叫什麼，尚無共識，當然，叫法可以有多种，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新的市場

---

\* 本文為在波爾圖大學所作的題為“澳門理工學院的翻譯教育：從培訓課程到市場需求”的博士計劃範圍內所進行的研究（艾斯卡雷拉，2012，待刊）。

\*\* 澳門理工學院副教授，葡萄牙波爾圖大學博士。

需求。縱觀這次辯論，暗含著對尋找一種泛稱的關注。在這個名字裏，出現談判、多元文化、溝通和多媒體，因為它們可以打開勞動市場的大門。夠阿德克的意見認為，“翻譯”一詞不能反映當前的現實，必須尋求一個更具包容性的新術語，來反映了現實世界中這些專業人士，但是，他認為，很多目前採用的名稱的唯一目的是賦予一種地位和金錢。歐洲NE15038標準為目前的翻譯提出一個新的名字：翻譯服務提供者（TSP-Translation Service Provider）。此次討論，看來是微不足道的，實際上很重要，因為找到的答案將直接影響到課程設置，即每個教育機構在譯員培訓中所採取的政策和做法。

但什麼是翻譯培訓呢？

我們的理解是，培訓是一種教學/學習。通過它，可在未來的專業生涯中，制定翻譯的策略，目的是使其更加堅定，“……翻譯過程的複雜性和在翻譯過程中，需要監視他們的行動和仔細審查作出的每一決定。”學習在於使學生對他們的學習過程負責，換言之，培養學生的自主意識，讓他們自己來選擇“最合適的方式”，來選擇和管理符合他們的利益和需要的行動，但總是有選擇的可能性“……理解和使用知識的方法最適合個人的學習風格”（同上）。

M. 萊德勒認為，在學習階段，強調翻譯的使用過程，確認是達到一種可能的翻譯。這比解決方法更重要。

目前，每言培養，“能力”一詞便會出現。每每使用這一概念，使它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非常流行。當時它與職業培訓、師資培訓和人力資源管理相聯繫。漸漸地，詞義變得更加複雜。今天，根據國家，有不同的內涵、教學方法與應用範疇，包括教育。

R. 孟塔爾托、P.E. 皮奧爾諾和I.G. 伊斯基耶多也聲稱，我們正面臨著一個複雜的概念。對這一問題的研究稀少，而且晚近。事實上，即便是根據這些作者，翻譯的能力這個概念第一次為托利所使用，其出發點是喬姆斯基（1965）對能力和語言表現之間的區分。這個詞並非得到了所有的作家的接受。他們寧願使用一個新的名稱來稱同一概

念：“翻譯能力”或“翻譯技巧”，“翻譯的業績表現”，“翻譯的表現”，“翻譯能力”或“翻譯能力”。

能力的多種定義可分為兩組：一是來自於勞動方面，二是來自於教育方面。在第一種情況下，根據國際勞工組織的定義，專業能力是“有意義和有用的學習的社會建設？是為了某種工作實際的生產表現。它不僅僅通過教育獲得，而且從很大程度上來說，透過具體的工作情況來取得。”在教育方面，能力可被定義為一組個人的特徵（知識、態度和技巧）。它們可以使我們能夠適應一定的環境，並成功地完成一個特定的職業活動的專門任務，即一個人得以適應和成功地完成個人和組織的工作。

翻譯能力是一個涉及提出適當的翻譯和使用知識工具，來創建可以滿足對象團體的交際目的文本的概念。

對於《翻譯能力的獲得與評價過程（PACTE）<sup>1</sup>而言，翻譯能力是一個進行翻譯所必須的知識、技能和能力的體系。

我們認為，翻譯能力是一個譯者所必須的知識、技能和能力體系。必須適應工作的環境，才能勝任個人和組織的工作，才能夠注意、適應和預計你所從事的專業發生的變化。專業技能包括學習一門專業知識的能力，勝任工作和保持關係的良好技能水平，以執行特定的任務，使職業生活取得成功。

## 二、翻譯培訓：歷史回顧

翻譯活動的人員的職業培訓是最近才出現的。它是出於培養能夠滿足科學、社會、政治、經濟等傳輸人才的需要。

事實上，在第一次及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和之後，我們看到了外交關係的加強和大量的科學、技術、商業和社會的新事物的湧現。這為翻譯領域帶來了積極的影響，造成了對合格翻譯需求的增長。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我們今天理解的翻譯教學，開始在各個教育機構實行。

1. 《翻譯能力的獲得與評價過程》，巴塞羅那自治大學筆譯與口譯系研究組。

在19世紀，中國已感受到了這方面的需要。要培養專業人才，充當東方與西方之間的“中間人”，從而避免因對條約和公約的不同解釋而造成的“誤解”。<sup>2</sup>因此，1862年，在北京開設了第一所“同文館”學校。那裡教授英語、法語、德語、日語、化學、天文學、醫學（由外籍教師授課），數學和漢語（由中國老師授課）。後來在1863年，成立了“上海同文館”，除了提供語言課程外，開始提供科學課程。在19世紀下半葉，政府各個部門創建了翻譯部門，以培養翻譯，同時還展開譯書活動，如教科書、科學論文等。

在西方，在20世紀40年代，奧地利、德國和美國開設了首批翻譯課程。之後不久在60年代，丹麥和英國走了同樣的路子，而意大利在70年代末，西班牙在90年代初，葡萄牙在80年代末才創建了第一個學士學位課程。

1976年，在內羅畢舉行的教科文組織大會期間，簽署了“關於翻譯人員和翻譯的法律保護的建議及實用方法，提高譯者的地位”<sup>3</sup>的條約，因為認識到，譯者，如同譯文，在文化、藝術與科學交流中，特別當它涉及某種小語種的時候，發揮著極其重要的作用。本文件規定了對譯者和翻文進行保護的規則，還涉及了翻譯的培訓，規定了如何應該培訓。它規定，成員國應該承認，翻譯是一門獨立學科，需要一種不同於語言教學的教學，並要編制與共享信息（建議設立術語中心）。甚至在訓練方面，還規定成員國應與翻譯協會或其他專業協會合作，以方便譯者前往不同的國家，可以提高他們的語言掌握程度，瞭解目的語的社會與經濟背景。

- 
2. 王克非（譯音：KEFEI Wang）、範守義（譯音：FAN Shouyi）(1999:18-19)指出了由不同的解釋而產生的對1842年南京條約的不同理解和在中、英文的正式文本中，增加了在造成疑問的情況下，以英文本為主的決定。前述作者認為，這是一個由談判者作出的決定。“談判者可能……迫使皇帝開辦語言學校以培養口譯員。”在澳門，所有的法律和官方文件，若有兩種語言文本，規定了在產生疑問或爭議的情況下，以哪個文本為主。
  3. 我們建議閱讀這個文件，因為它清楚和簡潔地論述了翻譯行為和翻譯本身的主要方面，並規定了一系列保護譯者和翻譯的規則，包括今天仍然很難找到和為教育機構所採用的翻譯的培訓。

在翻譯教學/學習方面，出現了兩種截然不同的趨勢：（一）為學生準備就業開設的課程；（二）被稱為翻譯課程，但只有少數翻譯內容，大部分為語言、文學和文化（歷史與地理）的課程。

20世紀，我們看到了深刻的變化。它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要求譯者具有新的技能，以適應新的情況。

在歐洲，就翻譯的作用和教學/學習進行了廣泛的討論，制定了各種戰略，如“語言領域主題網絡計劃（語言理事會）”。<sup>4</sup>

### 三、如何培養筆譯員和口譯員？

儘管翻譯活動很悠久，這一領域的專業人員的培訓是非常晚近的事情。無論是因為專業的多樣性，還是因為培訓的多樣性，它均堪稱世界上變化最多的專業分支。

因此，我們遇到了不同的情況。可以發現各種不同的兩極組合：筆譯和口譯。事實上，口譯/筆譯的訓練是一個眾說紛紜的問題，因為，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中，對筆譯和口譯教學/學習有兩種看法：一種意見認為，口譯和筆譯的培訓可以同時進行，另外一種意見則認為，應該分開教學，因為這是兩種不同的活動。

堅信筆譯和口譯為一類培訓在國際知名的學校中實行已久<sup>5</sup>，而且得到了某些主流理論的捍衛，如“翻譯的解釋理論（詞義理論）”。<sup>6</sup>在這樣的思路中，M.萊德勒認為，理論基礎，事實上，在筆譯和口譯過程中，是相同的。

4. “分項目7：翻譯和口譯”由歐洲語言理事會的“語言領域主題網絡計劃（TNPI）”創建於1999年。這是一個完全努力的領域。發表了一份關於歐洲聯盟筆譯員和口譯員培訓的報告、一份最後建議的文件和另外一份關於翻譯的教學/學習的文件。

5. 日內瓦大學提供了一個筆譯/口譯的雙向課程：口譯申請人必須具備筆譯員期末考試的合格證書，然後參加口譯員課程入學考試。巴黎第三大學（索邦努韋勒）提供了一個筆譯/口譯課程。它們是並行的，學生要參加不同的期末考試的。

6. 口譯理論由巴黎第三大學（索邦努韋勒）的筆譯和口譯高等學校的丹妮卡·賽雷斯克維奇和她的團隊所發展。最初的理論原則僅僅注意口譯，後被應用於筆譯。

共享一個共同的目標<sup>7</sup>——將以某種特定的語言發送的信息傳達到另外一種語言，使不說該信息最初表達的語言社團理解——也就可以說：“.....筆譯和口譯使某種信息穿過兩個社團之間的所謂的‘語言障礙’.....。”還有其他一些共同的方面：筆譯員和口譯員需精通兩種語言，儘管對前者的要求是書面的，對後者的要求是口頭的。二者必須是能夠理解和表達數個知識領域思維的專業人士，不一定是該領域的專家，但他們可以借助記憶。對二者的要求是，要具有非常廣泛和更新的一般和專業知識。這就要求他們對周圍和世界上發生的一切時常保持好奇心。

“如今，與科學、技術、金融或商業、農業或工業、法院仲裁或控制蝗蟲都有聯繫，而不超出一個國家的邊界的活動不多，因此涉及一種以上語言。因此，口譯不再像以前那樣僅僅局限於外交談判。口譯員可以被召來.....擔任當代人類活動的任何一個領域的翻譯。

#### D.賽雷斯斯克維克

不過，有作者認為，雖然這些活動有共同方面，但也有根本的差異。這促使一種合適的訓練，並要考慮到每一種活動的特徵。因此，“這對學生職業（筆譯和口釋）有異曲同工之妙。按照同樣的原則行事，或可以基於同樣的理論。.....筆譯是將一種書面文字轉換成另外一種書面文字，而口釋是將一種口頭信息轉換成另外一種口頭信息。這種差異是至關重要的。”只是操作形式的不同——因為信息的來源與過程的結果形式——書面和口頭——不同導致了不同的運作。

面對具體工作的條件，口譯員需要完全掌握源語言和目的語，對要翻譯文化和問題有著深厚的知識，甚至可以說，這方面的知識要高於筆譯員。這與文本的本身特點有關。

“書面文本是靜態的，因為它產生於過去。筆譯員可以按照自己的節奏，在自己的時間內，來考慮它，並使用他認為必要的資源，但是對

7. 在這方面，拉德米拉而（1979:16）指出，“從嚴格意義上來講，口述翻譯最近改名為口譯.....是一種‘口頭翻譯’.....正確地說，還包括書面文本。儘管有著潛在的不同操作的模擬過程的背景，口譯和筆譯的選擇不失為兩種涇渭分明的分支。”

口譯員而言，理解的過程要複雜得多。他沒有時間來使用字典或請教專家。口譯員唯一可以影響理解過程的途徑是事先採取步驟，即在信息實際傳達之前，對所涉及的問題作充分的詞彙和概念的準備。”

P.帕迪拉和A.馬丁

另一個不同之處與工作的節奏有關，因為雖然筆譯員有期限，但口譯發生的速度要“快30倍”，沒有可能修正，沒有時間與同事交談或向這個問題的知識淵博的專家提問。分析過程和內容的保留有顯著差異，因為在口譯時，時間是不能無限期地諮詢的，而筆譯可以多次返回文本進行修改。

對於“解釋理論”而言，筆譯員和口譯員的培訓有著基本原則。開始可以共同培訓。理論原則也可以一起教學/學習。從最初的培訓開始，課程應遵循不同的路徑和專門的學科，要顧及每項活動的具體要求。

每個教育機構可以選擇特定的課程，結果是導致了一系列的課程，其中，根據克里斯托夫·任非而（1992）有可能被歸納如下：

（一）口譯和筆譯課程按序分佈。口譯員候選人必須完成口譯課程並參加口譯課程入學考試。（日內瓦大學）

（二）口譯和筆譯課程並行，但進行不同的期末考試。（巴黎第三大學（索邦努韋勒））

（三）“Y型”。有一個共同的核心課程。完成基本訓練後分叉。（蒙特利爾學院）（四）不同的培訓。口譯員培訓是研究生性質的或在國際組織中的速成課程。（倫敦威斯敏斯特大學和歐洲聯盟）。

巴黎第三大學（索邦努韋勒）口譯與筆譯學校提交的提案是把教育分為兩個不同的部分：口譯和筆譯，因為這兩個專業往往被認為是類似的。“（……）知識產權的實施過程中”是這樣的，但“……他們的種類是非常不同的。”

夠阿德克在他的著作《職業：筆譯員》有著相同的理解。他提出數個論據來論證一個筆譯員不是一個口譯員。

在澳門，培訓一直遵循這樣的思路，即認為培訓可以在一起，也就是說，已提出的各種課程的基本點是可能培養一個同時從事口譯和筆譯的專業人員。出於歷史原因、情況的限制和地域的狹小，無論是私人部門或公共部門的筆譯員在整個職業生涯中，有各種場合需要作口譯，反之亦然。單位和企業的規模不允許他們分別有一個口譯和筆譯團隊。需要補充說的是，口譯員/筆譯員出於一種具體培訓的實際需要或緊急情況<sup>8</sup>，要短的時間內，做出決定。法律也規定了同時從事筆譯和口譯的情況。

在澳門，有可能將培訓、筆譯和口譯分開嗎？如果有可能的話，這是進入筆譯/口譯課程的學生能力<sup>9</sup>的合適選擇？這符合翻譯市場的特點和要求嗎？

面對意見分歧和多種的課程，重要的是記住，不管採用何種模式，培訓必須包括特殊技能的掌握和適用於每一種情況。但這並不意味著，只要取得兩個領域的技能，一個專業人員同時可以成為口譯員和筆譯員。目前，最重要的是，這些未來的專業人員開始他們的業務活動時，便具有“.....適應不斷變化和所面臨的劇烈科技革命的工具和基本態度.....”。未來的專業人士應具有“.....自主學習的能力”。這將使他終身學習，以面對一個筆譯員和/或口譯員每天不斷挑戰的適應性和靈活性。

#### 四、正規教育面對實踐訓練

對翻譯歷史，特別是對翻譯培訓的分析，導致我們對翻譯培養中的培訓種類，理論及實踐作用提出問題。在試圖回答這個問題

- 
8. 在不同的歷史時刻，我們可以看到，許多制約因素導致了教育領域得決策，其目的在於“滿足”澳門社會的實際需求。在筆譯員的情況下，政府設立了一個筆譯/口譯機構，以滿足自己的需要。
  9. 這是一個關鍵的問題，其答案與翻譯高級培訓的入學要求有關。在這些技能中，我們強調一個我們認為是基本的能力：母語和外語（工作語言）的能力。在澳門，這個問題很複雜，需要謹慎對待。在一個更加廣泛的範圍內，它還有雙語政策和翻譯必須確保交流的需要。



時，一些作者如R.歐文、E.西奧多、L.卡斯特拉諾、M.貝克、M.切斯特曼和萊德勒採取了激進的態度，質疑有沒有必要對一個譯員進行學術訓練。

R.歐文懷疑是否“筆譯者需要培訓嗎？如果是，需要什麼樣的培訓？可以在正式課程或專業實踐中學習所需要的一切，或是需要二者？”經過深思熟慮後，他認為，幾乎在世界各地都存在翻譯資格培訓課程，然而“(……)這不是唯一的途徑——僱主可能會選擇一個新手，讓他當學徒”。需要有大學翻譯培訓課程。“每個課程將採取從新手學徒階段起培養翻譯，給他們提供參與什麼的滋味，對別人的期望，並提供他們將在工作、生活中需要的某些技能”。完成課程的學生不能算是一個合格的專業人士，因為“……道路是漫長而艱難的……它僅僅是剛剛開始！”“成為一個專業人士不僅僅是稱號問題，而是個跟上時代的問題。專業人員應繼續注重培訓並自己尋找到新的學習技能，以便成為一個自由職業者。”拉德米拉而認為，翻譯培訓課程應設在高等教育機構內，時間三或四年。E.西奧多的思路相同，他認為，翻譯離不開良好的大學教育，獲得堅實的通識教育和兩種或更多語言的優秀知識，然後專攻一個特定的領域。

一些作家，其中包括M.貝克否認翻譯只有通過正規學歷培訓才能培養。他們主張，翻譯是一門藝術，需要技能、實踐和通識，進而認為理論對於翻譯活動並不重要。<sup>10</sup>翻譯的能力，要麼有，要麼沒有。這位女作者（同上）認為，學術課程始終包含一個很強的理論部分。它可以鼓勵學生反思什麼，如何做，為何做及選擇來執行某一特定任務的方法。正規的培訓旨在開啓一種反思的態度。這意味著需要對所追求的目標和可用的工具有深刻理解。理論培訓並不是成功的保證，但理論知識可最大限度地減少每種情況的風險，準備學生面對意外，給人某種信心，因為該決定是基於實際知識，而不是直覺；還奠定了未來發展的基礎，因為它代表了一組共享知識。作為一個整體，它可由專業人士深化和擴展。不僅僅是本地專業人士，而是全球的專業人

10. “未上過專業學院訓練的筆譯員而一邊”工作“成為翻譯的人的確很多”（J·R·拉德米拉而，1979:17）。在澳門，查閱一下關於翻譯培訓的立法，可以看到，筆譯員/口譯員可以在實踐中，在經驗更豐富的人的監督下形成的想法。

士。一方面，我們必須考慮到，……這種類型的理論知識是沒有價值的，除非它是牢牢地建立在實踐經驗的基礎之上的。”

卡斯特拉諾·L不反對正式學術培訓，但她強調說：

“……我們的專業建立在知識和經驗的基礎之上。它有著最長的任何專業的學習期。不是到30歲，你才開始作翻譯；不是到15歲，你才開始你的首要任務。這是職業金字塔的第一個階段：學徒階段。這是我們致力於自己投資，以獲得知識和生活經驗的時刻。讓我提出一條人生的道路：學習讀、寫、拼讀、不同民族的祖父母、良好的學校教育並建立和熱愛自己的語言。然後漫遊世界，廣交朋友，觀察生活。現在回到教育，是採取技術或商業的程度，而不是某種語言程度。在你20多歲或30歲出頭時，說你在的那些國家的語言，從事工業或商業工作，但不直接做語言工作。從未同自己國籍的人結婚。有你的孩子。然後返回到翻譯的研究生課程。作為一名翻譯人員，或自由職業者，此時，你可以準備開始。”

L.卡斯特拉諾

諾德認為，理論與實踐都是必要的。學生應該獲得“……職業所需要的技能和能力（實用知識），他們應該知道他們描述了如何使用某種理論的概念和術語（理論知識）。”關於應該引入理論和實踐知識問題，考慮應該採取“……豬尾法：從理論的一小部分開始，將其應用於實踐，那麼需要更多變得很明顯的理論，然後由另一部分理論予以滿足等等（同上）。”

狗阿德克認為：“……中學和大學裏的實踐翻譯與專業翻譯毫無關係”，因此，“培養提供盡可能長的職業培訓（一項為期三年的課程至少有一年）。”因為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確保取得活動本身所要求的技能。因而，在評估一個課程時，要考慮的不是學生畢業時所具有的能力，而是以專業就業程度來衡量。這要求在培訓和市場需要之間有一個適配度。即便考慮到理論與實踐之間要有一個適配度，我們必須意識到，學術訓練是必要的，但是不充分，因為在今天“不足以取得技能。不足以瞭解語言。不足以懂得如何翻譯。今天，筆譯者和翻譯專業的要求遠遠超過這些。這當然不意味著筆譯者的專業翻譯培

訓是獲得專業知識的唯一手段，但是如果做得好，進行得好，它有助於達到與眾不同。”

筆譯不必學習才可以準確翻譯，才可以出色，因為許多筆譯者很優秀，但卻從未上過翻譯課程。通過經驗，在大量的努力和錯誤之後，一個“優秀”的筆譯者可以創建一種方法，然而，上一個翻譯課程使未來的專業人員學到在進入一項新的工作時，可以避免犯許多錯誤的方法。

歐洲EN15.038標準規定，從事筆譯者可以通過三種途徑：（1）（受承認的）高等翻譯課程；和/或（2）在另一個領域的高等課程，至少具有兩年可以證明的翻譯經驗；和/或（3）最少具有五年可以證明的翻譯經驗。儘管將大學培訓置於首位，但是可以接受一個筆譯者沒有上過翻譯高等課程或任何其他大學課程，即允許在實踐中自學自修成為一名筆譯者。

在澳門，最初的筆譯者是在實踐中形成的。他們的專業活動得到了具有豐富經驗的專業人員的監督，甚至參加了高等教育的筆譯訓練。實踐一直都處於首位。一是有人監督的培訓，二是將在翻譯領域有能力的技術人員編入教學人員隊伍。<sup>11</sup>自從編入高等教育起，課程變得更有學術意味。目前，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中-葡筆譯/口譯專業）的教員由職程學者構成。其中有些是雙語人才，具有筆譯和口譯實踐。此外，在四年的學位課程中，未設置任何正式的訓練。

不必要選修課程和只需要會語言就可以翻譯的想法導致了大量沒有任何翻譯知識的人從事翻譯，因為它不需要任何最初的財務投資。目前，這一工作可在任何時間和地點進行，而不必面對客戶。另一方面，客戶認為筆譯的價格非常昂貴，願意接受更便宜的筆譯，可以快速和以最低質量解決問題。在澳門，中-葡筆譯缺乏，而筆譯和/或口譯的翻譯服務需求很大，而且客戶認為昂貴的價格導致了採取替代的解決方案，譬如使用在這方面不具備特殊培訓的人員。

---

11. 如今，多人主張技術人員參與教育和教員在“當地”體驗企業與社區的需要的可能性。技術人員在從事其專業時，在學生接受正規課程和實習培訓範圍內，通過與培訓者的協作，向學生們傳授他們的知識。從教師方面來說，應該對學生們根據就業機會所需的技能/能力有一個真正的瞭解。

不需要學術訓練為某些專業翻譯所主張。安妮·文森特<sup>12</sup>的一番話可以證明此點。她講述了自己的故事，進而說到，翻譯領域的學術訓練沒有必要，但在任何一個領域的培訓和“玩”文字的大胃口/熱情是需要的。

我們堅信，學術訓練固然重要，但具有翻譯課程（修士、學士或碩士學位），在我們看來，並不是保證成為一個“優秀”筆頭翻譯的保證。成為一個筆譯者遠遠不僅僅要坐大學的板櫓，還要求他不斷地更新知識，因此，在一生中，他不僅僅應該成為一名筆譯者，而且要“變成一名筆譯者”。筆譯者是在翻譯理論和實踐中培養的，但他的個人經驗和對實踐反映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有助於成為一個真正的筆譯者。一個筆譯者的培訓需要很長的時間。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的態度、他的學習能力和周遊世界，接觸他所翻譯的語言和文化的的能力，因為若無這種實踐經驗，如果僅僅有在正規培訓中獲得的經驗，沒有足夠的“行頭”來成功地完成交給他的任務，道路是漫長的，要求是嚴格的，因此學術培訓，如自我訓練、實踐和終身學習是職業成功的關鍵。

## 五、培養一個筆譯者的課程

沒有人在一朝一夕內成為詩人或翻譯。需要長期不斷地努力和學習。我甚至認為，還要有某種悟性，還要有從書本上學不到的東西，

---

12. 安妮·文森特在題為“沒有星期天晚上的生活”（發表於《翻譯雜誌》，第12卷，第3號，2008年7月）的一篇文章中，講述了她是未在上過翻譯課程的情況下，如何意外地成為了翻譯的故事。“當一位記者朋友問我是否翻譯她的一篇文章，因為通常來說，她的編輯太忙。”作了幾年翻譯工作後，她得出了結論，“毫無疑問，我可以成為一個‘真正的翻譯’：我剛剛作了幾十次現場翻譯，其中許多人需要懂得兩種或三種語言。我從未涉足聯合國，亦未上過‘翻譯學校’。顯然，這需要對文字的激情和終身學習的願望。”此外，她還傳遞了這樣的想法，即在一個翻譯以外的領域獲得的知識有助於翻譯工作“最後，這些年來在電腦遊戲和坐在櫓子上的理性分析並未窮途末路；我積累的所有金融知識充實著我的新激情。”她堅信，要成為一個翻譯不需要上翻譯課程。這個信念是如此的強烈，以致她斷言說：“就像天生反對轉變，我花了今後幾年的時間試圖說服我所有的在教學、藝術及銀行界工作的雙語朋友們，他們可以自由自在，他們可以坐下來和整天玩文字！”

但內心要有一種第六感。……但我是最先強調說，筆譯者不一定要說他所翻譯的語言的人之一。他應該深深地瞭解它們的結構，掌握語義，學習找到技巧和特性。無法用其他語言來表達的優秀筆譯者的例子不勝枚舉。事實上，筆譯者最好的工具是他的母語，他應該知道如何將其適應於翻譯的各種詞法和句法的文本。也需要有一個良好的人文教育，使他可以進入要翻譯的問題。當然，事情還很多：風格的問題，……”

### I. 巴羅佐

如今，談到課程的內容勢必要討論到希望學生在訓練中獲得的技能<sup>13</sup>，即在課程設置中包括讓學生在他們的訓練結束後，可以進入勞動力市場的技巧，隨後，成為他們所在的地方社會的發展作出貢獻的成功人士，同時，使他們的個人生活計劃得以實現。

如今通常認為，教育部分地可以通過其“外部效益”，諸如教育的經濟、社會和文化成果來衡量，包括例如新畢業者的就業率及通識和專業教育建制的合適性的指標“……為了將當局和私營公司準備進入職業生涯的作用更普遍地反映到就業市場，涉及到某些教育系統對公民的社會和文化作用的培養”。

在研究的情況下，翻譯的歷史說明，許多作者歷來已經嘗試在翻譯過程中，找到一個翻譯成功地完成其任務所必須具備的技能。解決的方式不一而足<sup>14</sup>，而且取決於每位筆者對翻譯行為的不同認識，但眾人一致認為，這是一個非常苛刻的領域。一個翻譯專業人員必須具有各種全面的技能，持之以恆，才能夠成功地完成交給他的翻譯工作。這個目的是一個重大的挑戰。如今，學校的問題是，面對令人目不暇接的變化和知識的陳舊化，必須培養學生應付目前的必要技能，

13. 需要建立一種“能力參考”（德珀維額而和諾愛兒，2006：123），即確定學員在培訓結束後，將能夠做什麼，並使他們全面地瞭解周圍的世界。

14. 事實上，眾多作者提出了一整套他們認為是在翻譯培訓過程中，至關重要的能力。在此，我們僅舉一些建議，特別是《翻譯能力的獲得與評價過程》和歐洲EN15038標準。

也要培養應付未知未來的必要技能。在一個全球化社會中，課程設置方面感到的壓力越來越大，因為目的是，課程要滿足幾個方面的因素：研究（在這種情況下，筆譯和口譯）的具體要求、學生們的期望和未來的專業人士發展其業務的市場需求。<sup>15</sup>

作為信息時代所帶來的快速、廣泛和可持續變化的後果，翻譯領域作為一種職業和作為一門學科已發生不可逆轉的變化。這種改變實際上是一種模式的轉變，非常複雜，其中包括翻譯工作本身的性質和翻譯工作必須採取的方法的變化。

#### F.奧斯特而木希而

每當我們想到某一特定行業時，首先映入腦海的是嘗試規劃對一個專業人員的要求，換言之，確定加入一個特定的專業領域社區的人必須具備的技能。J·L·安東內斯、加德納和舒爾曼於2005年提出的建議，認為有一組所有專業人員應該共同擁有的技能：

（一）竭誠服務客戶的利益，特別是社會的整體福利（避免日益頻繁的利益衝突）；

（二）一組理論和結構化的知識；

（三）從個別和集體經驗出發，即在專業實踐中，知識的增長，系統地論述學習。因此，產生了終身學習的想法和社會所要求的檢驗知識的需要；

（四）在不確定的道德和技術條件下的判斷能力；

（五）一整套獨特的專業技能、實踐和唯一的專業表現；

（六）在專業團體中，發展監督和監測實踐和專業教育質量的責任。

J·L·安東內斯

---

15. 如果直至1999年，學生們預期，而且保證可以進入澳門公共行政部門的話，在主權移交後，鼓勵與葡語國家的接觸的政策導致出現了新的勞動力市場，然而，進入澳門公共行政仍然是為筆譯專業人士提供工作的市場。

除了一般的技能外，每個職業需要一組特定的技能。置於筆譯者的培訓。夠阿德克提出了“誰應該成為筆譯者？”的問題，他建議說，在作出一個決定之前，筆譯者應該考慮他為何選擇這個專業、他個人的特點和能力。作為這種考慮的指引，這位作者擬定了任何準備作筆譯者的人在進入一個翻譯培訓課程之前必須回答一系列問題。

**表1：誰應該成為筆譯者？（由夠阿德克建議的自我反省指南）**

編號	斷言	真	假
1.	筆譯是一種真正的天賦。		
2.	我對與電腦有關的一切入迷。		
3.	我從不放棄：我總能找到解決方案。		
4.	我熱愛一切技術。		
5.	我完全可以承受緊張和工作壓力。		
6.	我辦事井井有條和一絲不苟。		
7.	一天工作14小時嚇不倒我。		
8.	團隊精神適合我：我愛談判。		
9.	我歡迎別人批評我的工作。		
10.	互聯網，真偉大！		
11.	我很足智多謀，並不迴避。		
12.	我準備好了犧牲（部分）我的假期。		
13.	我適應所有情況。		
14.	我對一切都很好奇。		
15.	我是一個完美主義者。		
16.	我準備好了隨時打亂我的時間表。		
17.	我喜歡與其作者接觸，哪怕有一點的緊張。		
18.	我想繼續從事一個具有挑戰性的工作。		
19.	不介意翻譯冗長或無趣的文件。		
20.	我愛的語言。		

資料來源：夠阿德克，2002：293-294。

對有關統計調查結果的評論清楚明瞭地說明，根據夠阿德克，要成為一個“優秀<sup>16</sup>”的筆譯者所應該具有的技能。

因此：

“20次‘真’：未來筆譯者所需的所有基本素質得到了滿足。如果順序相同，這更好；頭10次斷言中出現1次‘假’：情況相當好”，然而，“有保留的預測：頭10次斷言中出現3次‘假’：專業的筆頭翻譯可能不是最佳的專業成長途徑。”

夠阿德克

他補充說，其中9個特徵（編號11-19）不是決定性的，因為“經驗表明，所有沒有立即或很快獲得這些特徵的筆譯者”和“最後一個提到的特徵是為了有案可稽。不用說所有（未來）的筆譯者熱愛語言”。

夠阿德克指出，如果有可能畫出一個筆譯者的計算機照片，他應該是一個優秀的語言學家和一位優秀的編輯，對一切有關技術感到興趣，有著強烈的好奇心、耐心、有條不紊、嚴謹，非常瞭解和嫺熟地使用計算機技術，注意情況（客戶、同事和來自不同領域的專家等）。如果可能的話，一個或兩個技術領域的專家。基於此種想法，培訓的前提是，所有筆譯者應該優秀地掌握他的工作語言，掌握文獻和研究技術、術語、用語，並擁有雄厚的交叉技術資本（技術通識、技術、科學、經濟等），掌握技術、方法和翻譯程序，從事工作所需的實體和計算機工具，有項目管理知識，瞭解專業關係中應採取的行為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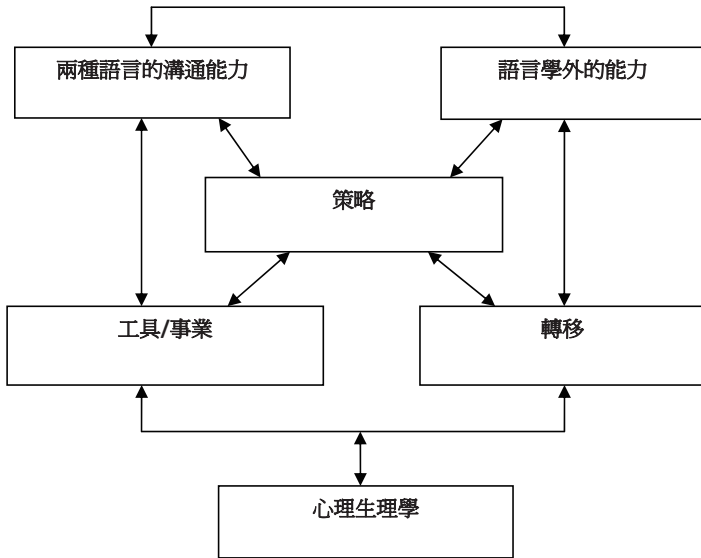
---

16. 夠阿德克（2002:295）認為，優秀的筆譯員至少具有五個特徵：掌握有關語言，已經或將是雙向文化人士（廣義的文化，其中包括技術文化和公司文化）；掌握翻譯的領域（通過培訓或努力獲得）；明確“翻譯”的含義，會提出要求和導致矛盾，不與同事攀比，但以專業的方式進行工作。該筆者認為，根據情況和個人，翻譯的質量會有很大的不同。每人必須尋求一種最適合他的翻譯。



2003年，《翻譯能力的獲得與評價過程》提出筆譯者能力的模式：

圖1：筆譯者能力模式（《翻譯能力的獲得與評價過程》：20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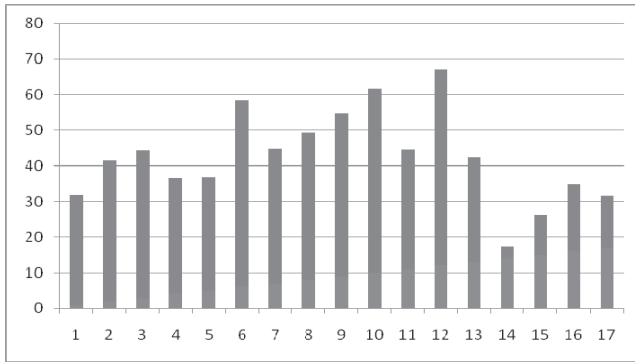
該模式<sup>17</sup>認為，任何筆譯者應該具備一整套有機聯繫的能力。捨此，無法成功地進行翻譯活動。

歐洲聯盟已批准了歐洲EN15038標準。<sup>18</sup>筆譯服務的定義是：譯者必須具有以下能力：1. 專業（翻譯）；2. 源語言和目的語的語言和上下文知識，3. 研究、採集和處理信息；4. 文化（信息）；5. 技術（信息）。

貢薩爾維斯和馬查多（無日期），根據出現的頻率，提出了一系列“……確定的次能力範疇……。”

17. 從《翻譯能力模型（2003）》和《翻譯能力的獲得與評價過程》中翻譯和改編。

18. 歐洲EN15038標準規定了翻譯服務提供商的技術和人力資源、質量管理和政策或實踐、項目管理、合同結構、客戶/翻譯服務提供商的關係，以及提供高質量的翻譯服務的基本要求，涉及了不同的參數和項目，例如，增值服務、地點、項目管理、質量管理、前期編輯、後期編輯、審稿、跟踪報告、風格指南等等。

表1：技能分類/出現的頻率<sup>19</sup>

圖例：

技能：

(1) 母語語言學，(2) 預製外國語語言學，(3) 要進一步發展的外國語語言學，(4) 母語的實踐和社會語言學，(5) 外國語的實踐和社會語言學；

知識：

(6) 兩種工作語言的文化，(7) 主題，(8) 術語，(9) 關於翻譯的聲明，(10) 有關專業實踐，(11) 使用有關的資料來源，(12) 可應用於翻譯的技術，(13) 翻譯的程序/序列，(16) 比較研究；

方面：

(14) 認知，(15) 廣泛認知，(17) 情緒/主觀的。

這些作者制定了一個研究項目，“在這些閱讀過、編排過和討論過的文本的基礎上，可以非常全面地反映出要想確定和系統化的各類知識，技能和翻譯的次能力。”

19. 在綫發表的文章中獲得資訊為基礎，於2008年9月8日查閱。網頁<http://www.periodicos.ufsc.br/index.php/traducao/article/viewFile/6856/6408>

在各種技能中，除了母語和外語的語言學的技能外，還有一組技能和/或知識要強調：1. 翻譯應用技術（大量地涉及）；2. 專業實踐；3. 對兩種文化的知識；4. 關於翻譯的陳述性的知識。

就在一個翻譯畢業生所需的技能方面，M·M·席爾瓦認為，一般而言，會進行獨立調研和在各種情況下交流和應用知識是不可或缺的能力。作者還認為，如今，筆譯者需要掌握一組特殊的技能，從掌握工作語言和文化到科學和技術文本的翻譯，輔助和自動翻譯（理論與實踐）和發展信息的優化、研究、採集和處理、項目管理和質量控制、術語數據庫和翻譯記憶庫管理、文本的審查和出版、掌握電子文檔的編輯、分頁、規範、審查的基本技能、音像文字和多媒體的解釋和分析、音像文字配說明和掌握音像翻譯、掌握符號學理論、掌握全球化、國際化和本地化的概念，包括多媒體文本和決議道德和道義問題。

於是在學術訓練結束時，學生應該已經獲得可以在專業領域、專門語言和相關專業的技術問題方面的自動進步。因此，面對這種情況，迫切需要開發獨立學習的技能。通過社會的合作經驗，以確保筆譯者在完成培訓課程後，可以繼續學習。

在試圖回答——“優秀”翻譯做什麼？這個問題時，為了成為一個稱職的專業人才，凡是選擇這個職業的人應該具有一系列的先天素質和通過培訓和實踐獲得另外一組技能。“翻譯是一個聰明人的工作。”所以，在翻譯的先天素質方面，必須聰明、理解快、好奇和專注（發現隱含的含義）、靈活、積極進取、具有主動能力（解決從業中，出現的“問題”）、對語言的渴望、具有良好的通識和專業知識水平。筆譯者往往是頂著壓力工作，時間緊迫，必須要有一種靈活性，可以從一個工作“跳”到另一個工作，放下手頭的工作來處理一件急事，終止自己的工作來審查一位同事的稿子，等等。R·歐文認為，有一整套的訓練和從業的技能是可以獲得的。它與身心耐力有關。有了它可以長時間工作，具有與良好的時間管理相結合的工作方法和簡化流程的組織能力。這將帶來速度和質量。如今，筆譯者要有研究和在壓力下工作的能力，要迅速，並在很短的時間內吸收新的

信息的能力。R·歐文指出了理由，強調說，要克服平庸，它需領先。  
“翻譯者邊翻譯邊享受。”

諾德提請注意，必須確保學生開始實踐部分時，已經具有一個令人滿意的語言和文化技能的水平，要會使用主要的翻譯輔助工具，並具有翻譯基本概念理論知識和可以能夠分析自己和他人用過的翻譯的過程和策略的跨文化交流。

A·諾伊貝特認為，翻譯實踐和翻譯教學僅僅要求一種技能。它包括一系列的技能，如兩種語言的語言能力。筆者認為，交流者和譯者之間有著共同的能力，但“傳輸能力是一個翻譯的特殊領域……超過其他所有的能力而佔主導地位，即傳譯技能，組合語言、文字、主題和文化知識，唯一的目的是滿足傳輸的需要。”

為了確定翻譯的能力，需要考慮到一系列與背景相關的知識，如對翻譯所要求的知識與能力，其中包括複雜性、異質性及特定類型的知識，因為一個翻譯不可能掌握所有的工作專題。

對於澳門而言，黃<sup>20</sup>宣稱：“……筆譯者必須具有專業資格和能力”，為此“至少應該有一個良好的雙語和雙文化水平，因為翻譯始終是一種雙語和雙文化的活動”，因此，應該“要求筆譯者掌握源語言和目的語。”除了這些技能外，筆譯者“還必須具有豐富的文化和科學知識，……很好地理解翻譯的基本標準……必須有高度的責任感和嚴肅認真的工作態度。黃認為，筆譯的質量取決於作者、讀者和譯者的“學術水平、經驗和實踐、努力和責任感”。

鄭<sup>21</sup>確定了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中/英翻譯課程中澳門學生的某些“需要”。這與中/葡筆譯/口譯課程是相同的。在她看來，課程應該包括文學、中國文化史和英國文化（在我們的情況下，葡萄牙文化史）、兩國文化研究、不同研究領域研究概論（旅遊和貿易）及時事等。

20. 黃輝顯當時為澳門理工學院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的助教。

21. 澳門理工學院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葡-中-葡口譯和筆譯課程教員。

據G·J·波斯納和A·N·盧德尼斯基，任何課程的開發必須基於明確的宗旨和目標，因為只是從客觀的看法和關鍵環節的本源出發，我們才能夠集中於所研究的領域的基本特徵，集中於學生和我們的“產品”的最終用戶。

歐洲語言理事會<sup>22</sup>的建議基於這樣的假設，翻譯培訓方面課程的概念和結構必須基於兩個基本原則：（一）逼近專業現實；（二）捍衛科學性原理。

據內羅畢的建議，翻譯課程應區分於語言訓練。工作語言的預制承認應該成為入學的先決條件，應該到達理論和實踐課程之間的平衡，課程應該靈活，以伴隨技術、題目與專業的創新，以及新的翻譯手段和方式。

根據《翻譯能力的獲得與評價過程》的建議，翻譯培訓目標在於培養學生以下技能：翻譯、翻譯軟件產品和視聽材料、專業及理論和實踐。

《翻譯能力的獲得與評價過程》提出了一項計劃（標準課程），認為“翻譯的理想培訓”方式為期四年，由25門課程構成。建議各個機構根據自己的目標加以調適。

正如我們已經指出的，在最新的課程理論的思路方面，此種參考模型的適應必須通過合作，是一個所有利益相關者之間的談判進程的結果，即教育政策的決策者、學生、教師、翻譯市場的代理人 and 翻譯界（翻譯協會，只要不存在翻譯協會，由工作經驗豐富的專業人士代表）。

---

22. 歐洲語言理事會於1999年，通過“語言領域主題網絡計劃（TNPI）”，建立了專門的筆譯和口譯專業領域：“子課題7：筆譯和口譯，包括‘培訓教員鏈’”。學術委員會已經進行了一系列活動，其結果公佈在三個文件中：(1)“筆譯和口譯培訓的國家報告”（歐洲語言理事會，2003a）——歐洲聯盟筆譯和口譯狀況表述；(2)“最終建議”（歐洲語言理事會，2003b）——關於筆譯和口譯培訓的一般性建議；(3)“關於課程簡介的建議”（歐洲語言理事會，2003c）——筆譯和口譯方面3個模型，其中一門課程專為筆譯教育/學習設立。

表2：《翻譯能力的獲得與評價過程》課程建議——  
“理想的翻譯培訓”

第1年	
文本與製作：從不同類型的文本分析及為不同的客戶製作不同翻譯技術的文本。	比較語言學I：從語法、語詞、語義和結構方面對文本進行比較研究（語言A<->B/C）。
文化與時事主題I：歷史、文學、政治機構、法律、經濟和社會框架及個人學習環境（B和C）生活其他方面與A語言的比較。	數據處理和翻譯工具概論：從計算機用戶的角度來看翻譯的基本工具。
翻譯技術概論：源語言文本與目的語文本之間的關係及詞彙、文化及文字的問題之分析。	歐洲文化：歐洲聯盟的機構、政策、功能、前景和問題和其作為一個潛在的雇主角色的概論。
第2年	
文本寫作和審定技術：從翻譯和寫作和審定技術的發展來分析文本。	比較語言學II：從語法、語詞、語義和結構方面對真正及範文進行比較研究（語言A<->B/C）。
文化與時事主題II：歷史、文學、政治機構、法律、經濟和社會框架及個人學習環境（B和C）生活其他方面與A語言的比較。	職業概論：筆譯者的法律地位、合同、酬金、專業機構、職責、許可認證等。
一般翻譯I：將分析、文本類型及第1年文本製作應用於計算機輔助翻譯。	翻譯方法：翻譯過程的階段與方法，源語言文本到目的語文本的問題和內容翻譯。
翻譯理論和翻譯研究概論：翻譯史、翻譯理論、翻譯過程方法和翻譯研究方法概論。	
第3年	
一般翻譯II：計算機輔助翻譯技術。為不同的對象和不同的用途的文字翻譯。翻譯項目管理概論。	口譯技巧：口譯技巧、修辭學和即時翻譯。

文獻和術語：術語的原則與原則和標準化及文獻和術語問題。	專業主題I：一個或多個專業領域（經濟、法律、科技、醫藥等）概論。
特殊翻譯技巧I：專業翻譯、專業知識的功能、術語確定的戰略、本地化文本的類型和本地化項目管理的概論。	翻譯理論II：高級翻譯理論與論述、翻譯過程中價值的評估及翻譯的目的。
職業道德：客戶與筆譯關係研究：客戶的類型及其需求，對客戶問責制及其限度。	
第4年	
一般翻譯III：為不同目的文本的高級電腦輔助翻譯；案例研究及高級項目管理。	術語管理：翻譯術語，上下文中的詞語、編寫難語表、術語的研究及多語種術語數據庫管理。
專業主題II：經濟、法及科技高級研究。	專業翻譯II：專業文本的高級翻譯、文化和特殊知識的識別及專業文本的類型及形式。
高級翻譯工具：翻譯記憶庫、自動翻譯及文本的前期和後期編輯。 職業道德：客戶和翻譯，類型的客戶和他們的需求，問責制，以客戶和這個責任限額之間的關係的研究。	

通過將《翻譯能力的獲得與評價過程》與歐洲標準作比較，我們看到，雙方規定了一個專業人士應具備的最低能力。

**表3：能力面對歐洲EN15.038標準能力**

《翻譯能力的獲得與評價過程》 “翻譯”課程	歐洲EN15.038標準
母語能力	源語言和目的語及編輯的能力（瞭解普通文件專業領域和專業次領域的文件、知道如何以種類知識應用到目的語文本的製作），並如何進行各類核查和審查。

外語能力	
文化/主題能力	文化能力（知道如何使用源語言文化和目的語言文化的當地的信息、行為和價值體系）
翻譯能力（源語言文本及其目的，將源語言文本翻譯為目的語文本，文本研究和術語及使用新技術）	翻譯能力（理解的源語言文本；根據客戶的指示，製作目的語文本）
調查和管理信息的能力	
信息產品及音像資料的翻譯能力	技術能力（瞭解和會有效地使用研究工具和現有的信息資料來源）
專業能力	知道如何利用現有的技術資源準備和製作專業級翻譯
理論與實踐能力	知道如何（面對客戶）解釋結果

我們可以看到，所有的作者認為，在培訓期間，有一個共同的開發能力。然而，在我們看來，有必要對進入翻譯課程之前，學生事先應該具有的能力進行一個檢討。換言之，我們必須考慮到每個申請人在進入初期的翻譯學術訓練時的要求。這是一個基本的方面。在進入課程設置之前，應該考慮到。向學生提供的課程設置必須按照他們入學之前所擁有的能力來制定。

各個教育機構的做法有著很大的不同。從接受無任何外語知識的學生到要求“熟練”地運用母語和至少掌握一門外語的要求。

在不同的時間和世界各地所提出的各項建議中，有一個我們認為是適宜的。它一直在知名的翻譯培訓教育機構中試用，例如在歐洲聯盟，為人們提供翻譯以外的某一特定領域，如法律、經濟、工程、醫學等的培訓的可能，參加一個碩士水平的課程班，使其掌握與其他國家的合作夥伴溝通的翻譯邏輯的技能，或進入某個特定領域的翻譯職業生涯。值得注意的是，這不是澳門機構的做法，然而我們注意到，相當一部分具有另一個領域高等教育的人才，尤其是在法律和/或公共



管理方面的人才選擇參加工學院的筆譯/口譯課程。澳門大學也設立了翻譯碩士課程，但未規定進入翻譯碩士課程的要求。

在澳門，從一開始，曾嘗試各種解決方案，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候選人的缺乏。因此，我們認為，在討論澳門的翻譯培訓時，這個方面是當務之急。

簡而言之，我們認為，筆譯所必不可少的技能包括：（一）語言的嫻熟，（二）工作語言的文化，（三）一般和具體文化，（四）翻譯技巧，（五）自學和問題意識，（六）新的信息和通訊技術，（七）跨文化的調解和談判，（八）領導能力和團隊精神。

這是一般的技能。還需要添加一套特定的技能，包括面對一個有其自身特點和要求的實際情況。在澳門的情況下，我們不應該忽視對未來的專業人士應該掌握一套讓他們成為同時進行葡-中-葡口譯和筆譯的技能的要求，而且在大多情況下可以翻譯一切領域，特別是公共管理和法律翻譯的能力。

## 六、結論

毫無疑問，近幾十年來，翻譯培訓有了一個巨大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歸功於全球化。還值得注意的是，筆譯活動已經發生了深刻的變化。迫切需要思考筆譯培訓的類型和如何適應新的現實。換言之，這些變化迫使我們需要（重新）思考和尋找新的教學/學習方式，來培養能以令人滿意的水平發展其專業活動的筆譯者。目前，對筆譯者的要求是他可以完成多種任務，並掌握了一整套信息工具，所以有必要調整課程，以適應翻譯工作市場的需求。翻譯工作是一項要求非常苛刻並很精密的行業，需要聰明敏捷和多學科的培訓。

筆譯者，如同所有其他人的專業人員，需要掌握技能。必要和有益的是考慮到，在初期培訓中，應該教授/學習的各種技能，以便課程設置不僅僅，而且預先滿足筆譯者將在他們的活動中所面臨的需要。

從一具體水平而言，筆譯者將面對許多挑戰。創新使其變得在培訓期間無法預測，因此很有必要培養學生的自學、溝通和適應不斷變化的勞動力市場的要求的能力。市場規律決定新的個人條件和需要發展的能力。這需要重新界定培訓的性質和功能。“翻譯的能力主要不是指知道正確地翻譯詞、句或文本。它需要能夠使用工具和信息來創造一個成功溝通的文本，令有關人士接受好的翻譯文本。”

筆譯者僅有翻譯能力是不夠的，因為在當今欲大獲成功，必須熟悉一切可用的技術工具，用它們來提高勞動生產率和他們的翻譯的質量；能夠熟悉新問題和掌握新的快速、高效的方法，能夠識別和觀察他欲進入的新話語社區的現行規則和約法，要在受到質詢的情況下，準備好可以解釋你的翻譯的選項和選擇，懂得如何與其他的筆譯者和專家協同工作。

為了滿足這些要求，繼維果茨基·皮亞杰和羅蒂的研究之後，出現了對翻譯培訓的新討論。它們強調協作並認為知識，從本質上來說，是一種社會建設，換言之，是一個得失的過程。在此當中，這是可以發展補償、協商和妥協的機制，而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人與人之間的互動。

理論與實踐表明，足夠，甚至是完美的知識不足以造就一個優秀的筆譯員，因為筆譯需要筆譯員，除了語言知識（母語和至少兩門外國語言）外，還要根據他們的興趣和所工作的部門的情況，“每個專業人員將逐步擴大和深入的”精深通識。

早在1783年，J·A·馬塔簡要而斷然向我們展示，形成一個筆譯者的培訓，對任何教育機構而言，是一種責任行為和巨大的挑戰：

“至於筆譯，我只能告訴你的是，在整個文學作品界，沒有，也不可能有更重要的工作，因為所遇到的困難似乎超過人類所有的力量而難以逾越，僅僅可作一通用與共同的定義，因為它在於使用一種陌生的語言寫的東西變成一種易懂的普通語言，或將任何一種語言轉換成另外一種不同語言。顯而易見的是，如不完全掌握兩種語言，絕對不會有優秀的筆譯……。在一篇好的譯文中，可以不斷發現對應詞和目的語之間的有意思的語彙……，如果所有的筆譯者只是考慮到這些

困難……無人會開始翻譯。我們可以看到，除了上述情況，如果需要嚴格調查作者、國家和它寫作的世紀和他寫作的優秀或劣質的語言品味，這一切要求是一個明智的筆譯者必不可少的。”

J·A·馬塔

在當前激烈競爭的環境中，在變化中和對個人的表現越來越被單獨評估的過程中，能夠有效地執行任務的能力、優化資源、創造性、合作，領導能力和適應環境和工作條件的能力是對任何專業人士所要求的技能。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翻譯培訓是一種巨大的挑戰。它對筆譯者他們從事其活動的方式具有直接的影響，因而是涉及到專業翻譯人員的聲譽和其的工作價值的諸因素之一。

